

时光

Say  
Goodbye  
to the latitude longitude

再见就是再也不见。  
当所有的爱与被爱都终成往事，  
只有保留在内心的那片祥和，  
和有过的根深蒂固记忆，  
成为了历久铭心的纪念。

夏雨珊 著

# 经度对纬度 说再见

贵州人民出版社

经纬度  
再说  
再见

Say goodbye to the latitude longitude

夏雨珊  
Xia yu shan  
作品

贵州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度对纬度说再见 / 夏雨珊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1.3

ISBN 978 - 7 - 221 - 09370 - 7

I . ①经… II . ①夏…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36634 号

---

---

书 名	经度对纬度说再见
著 者	夏雨珊

---

责任编辑	顾庆荣
策划编辑	一 航
文字编辑	张 燕
装帧设计	谢 滨
出 版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址邮编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550001
经 销	新华文轩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880 × 1240 毫米 1/32
字 数	120 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1 - 09370 - 7
定 价	22.80 元

---

目录  
*CONTENTS*

- 第一章 童年的过往 /001
- 第二章 断翼的天使，叫我如何学会飞翔 /030
- 第三章 以爱之名 /063
- 第四章 变不成天使的魔鬼 /101
- 第五章 亲爱的，请带我远走高飞 /134
- 第六章 错失节奏的耳语年华 /159
- 第七章 夜幕挽歌 /188
- 第八章 命运之轮 /217
- 第九章 谁的悲伤堆积成山 /243
- 第十章 来不及和你说再见 /270

第一章  
**Chapter 01**

---

童年的过往

TONG NIAN DE GUO WANG

1

“你们都给我滚出房间去！”

“丧门星！”

“要饭货！”

终年，他的房间里都会有类似的谩骂不绝于耳，伴随着越来越局促的喘咳声，程舒然有的时候对这个男人有一种上半句还没有骂完，他就已经断气的错觉。

在她的记忆中，始终有那么一个人，让她从小到大都活在一种恐惧，或者活在仅仅叫做“绝望”的名词里面。

她就是她的表妹，程舒佳。

那个时候程舒然跟随已经离婚很多年的母亲姓氏，对爸

爸的概念太模糊，所以看到程舒佳叫爸爸的时候，便对爸爸这个身份失去了全部的好感。因为程舒佳的爸爸，她的三舅，在程舒然的眼里，就是个彻底的混蛋。

程舒佳被带回来的时候她的爸爸已经病入膏肓，那一年她才不满六岁，在他们流离于异地他乡的近三年里，哪怕会饿死会被地痞流氓欺负，她的爸爸都会时刻把她带在身边，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回来。

上次他们离开程舒然的家应该是三年前了。程舒佳三岁，母亲病逝，死在程舒然遥远的记忆中。那个时候程舒然还是不懂事，不知道在自己的身边发生了什么，被妈妈安排带去了遥远的小城，半年之后才回来；而同时，程舒然也巧妙地避开了程舒佳母亲的死，那第一次在她人生中遭遇到的阴森恐惧的死亡。而程舒佳，三岁的程舒佳瞪着清澈明亮的大眼睛目睹了这一切的发生。

年幼的生命里一下子刻入了太多人的眼泪。

亲人死亡时，程舒佳才三岁、程舒然只有六岁。

程舒然已经可以去上学了，就因为家里突如其来的死亡让她的妈妈放弃了这样的念头，处理后事以及如何安排年幼的程舒佳成了最大的问题。

舒佳的父亲是程舒然母亲的弟弟，舒佳并非是独生子，大概还有个小妹妹，自小颠沛流离，料想已经转赠他人，这已是无能为力之事。而舒佳作为长女留在了她爸爸的身边，

不知早年发生过什么，从见到过舒佳和她爸爸的时候，舒然就被告知她的舅舅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

舒佳的母亲是精神分裂死去的。他们没有家，全部都窝在程舒然的家里。作为一个单身母亲，舒然觉得妈妈没有必要收留他们。有句话说的好，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谁知道早年她的舅舅经历过什么，才会让还年轻的他落得如此狼狽的下场。

有这样的想法完全是因为程舒然的身前身后总会跟着程舒佳，有好玩的好吃的东西她总是会去抢，抢不过就要大哭大闹，这时不管程舒然的妈妈还是程舒佳的爸爸，无一例外的都会让程舒然把这些让给程舒佳。

“然然你乖，让给你妹妹，怎么没有一点做姐姐的样子呢？”这样的声音在每次争吵之后，都会迅速击垮舒然对舒佳仅存的一点点怜悯。

那个时候程舒然恨死了这一切，照顾妹妹似乎成了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凭什么要让着你，程舒佳，我恨你！”

幼小心灵里刻下的恨难以磨灭。

程舒佳母亲的精神分裂时好时坏。好的时候会安静得像一个正常人，会给程舒佳洗换下来的衣服，会给全家人做一顿丰盛的大餐。对程舒然也是相当的好，偶尔得到点零用钱也会买回来很多有着漂亮糖纸的糖果，然后叫程舒佳、程舒



然过来一起吃。她把吃剩下的糖纸攒起来，叠成纸鹤。

最为温馨的时刻莫过于此。

但是发病的时候的确让程舒然感到莫大的恐惧，她会发疯的拉扯自己的头发，把从前一起叠过的纸鹤都拿出来挥撒得到处都是。

舒佳这个时候就哭着抱住她的腿，大声地、一遍一遍地叫着：“妈妈，妈妈……”凄厉而悲惨。每当这个时候，可能也只有这个时候，才能让舒然对舒佳的恨小一点，甚至还会有些许的同情。

纵使是不缺父亲不少母亲，但在程舒佳那里，似乎比没有还要糟糕。

程舒然在可以满大街跑着玩的年纪就被剥夺了童年的自由。会有含着不同情绪的声音来把她的欢笑打断：“然然，回来帮我看着点佳佳！”

这样的声音像是在自己的耳边挥之不去一样，她也只能满满堆积着心中的恨，对着一群小朋友无奈地说：“我妈妈叫我回家了，不能和你们一起玩了。”

多少个炎炎夏季的午后，她都得待在程舒佳的摇篮旁边，不断地往她的嘴里塞橡胶奶嘴，塞进去，吐出来，再塞进去，再吐出来。一个下午都重复这么一个动作，然后听到窗外童声的尖叫、嘻嘻哈哈的声音，仿佛那些单纯的快乐自己一辈子享用不了。于是心里就烦躁的不行，恨舒佳，也恨自己不

足够强大来摆脱。

谁又是强大的呢，程舒然想，纵使是自己的母亲，也是无能为力的，因为母亲无法摆脱，自己也在劫难逃。

程舒然只是期盼着程舒佳能够快快长大，超过自己，这样，自己就自由了。

## 2

没有想到程舒佳还是那么小。能说话了，能走路了，可还是会跟在自己的身后轻轻地叫自己：“姐姐，姐姐……”

还是会和自己抢东西，走到那里都如自身长上一个小尾巴一样，无法摆脱，更得不到自己的自由。

舒然长到五岁都没有小朋友来找她玩，一直陪伴她一起成长的是舒佳，是她永远都摆脱不掉的累赘，也是那个阶段最为可怕的梦魇。

舒佳妈妈的死结束了这一切。

她是疯狂而死的，阳寿走到了尽头，一定是被派来的小鬼摄取了灵魂。那天不到中午，她又一次地发病，被舒然的妈妈和患了严重肺结核的舒佳的爸爸拉扯着要给捆绑在床上面，她一边挣扎着一边疯狂地喊着：“你们让我出去，你们想抓住我杀了我，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她已经病入膏肓，已经深度臆想。

但是她的力气出奇地大，很多人冲上去阻拦，甚至邻居听到吼叫都朝着这个方向跑过来。慌乱中她挣脱了牵绊着她的人，看到一边已经被吵闹吓呆了的程舒然，上去抓住她的胳膊就对着人群抛去。

程舒然是那么的小，可怜的她像飞出去的肉弹一样，重重地摔向了门口。随之而来的是一块破碎的玻璃片，硬生生地打在她的鼻梁上。

温热的液体一直淌到她的嘴边，继而被喷涌而来的眼泪打湿了整张脸。她躺在地面上，双眼集聚于鼻尖之上，玻璃碎片深深地砸在了肉里。还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巨大的疼痛瞬间吞噬了她的意志，血腥味通过嘴、鼻、喉，甚至是眼睛，传遍全身。她的妈妈在大声尖叫一声之后松开了疯子，向她的女儿扑去。

在路上程舒然躺在妈妈的怀抱里，迷迷糊糊之中听到她不断不断地喃喃着：“然然，妈妈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对不起，然然，然然，然……”

程舒佳的妈妈就是在所有的人都放开手，注意力都集中在程舒然身上的时候从家里冲了出去，像是自由的飞鸟，以为自己可以飞翔。然后死于非命。场面甚是惨烈。车轮从她的整个身子上面碾过去，急刹车，两道触目惊心的血迹。

肇事司机当即逃窜，只剩下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人群啧啧的叹息和伸向无限远的血色车轮印痕。

程舒然成功地避开了这一幕。在满是消毒水味道的医院里，她躺了三天三夜，而后被送往大连，她妈妈的故乡。随同去的还有他的外婆，程舒佳的奶奶。

程舒佳目睹了一个人从存在到消失的全过程。那双天真无邪的大眼睛静静地收录了亲人的死。

她的妈妈被抬回来放在院子里面，满身是血，面目全非。程舒佳一路磕磕绊绊跑过去，没有被吓哭，她把小手轻轻地放开，小心翼翼地碰了一下她的妈妈，像触电一般，缩回来，再去碰，再缩回来，被她的奶奶看到，大喊一声：“佳佳，你在干什么呢？”受到惊吓一般，她开始往后退，转身就跑，摔倒了，手擦破了，终于放声大哭。她的奶奶把她抱在怀中，已是老泪纵横。

这一切，忽然就来临了。

### 3

不懂事的孩子和年迈的老人都被程舒然的妈妈安排去了那个陌生的城市，很多年没有再回故乡，大连已经摒弃了当年的荒凉。在靠海的乡下小镇租了房子，海景迷人，空气清新。适合给程舒然养伤。

程舒然屡次想要逃跑，回到冰城哈尔滨去，所以每次打电话都哽咽着和妈妈叫嚷着。

“我不要在这个地方，我讨厌腥的东西，这里的空气都是腥的，我讨厌这里！”

她的任性终究没能打动妈妈，这个时候回来只会给她添更多的乱。所以她口气生硬地呵斥着舒然，像从小她丢掉了舒佳的奶瓶跑掉的下午，她用严厉的口气命令她：“你给我老实在那里呆着，不然休息再回东北来！”

舒然的记忆停留在北方，有着高大的杨柳，初夏有很多的柳絮，湛蓝的天空，四季分明的气候，重要的是，她在这个地方长大，有熟悉的街道和熟悉的小朋友，熟悉的感觉能够驱使掉所有的恐惧。

挂了电话她就抱着双腿坐在房间里哭，外婆在厨房鼓捣着饭菜，也小声地抽泣着。

她们不知道，老家里已经乱作一团糟。

为了这个家，甚至是为了自己的亲生弟弟，舒然的妈妈还是觉得自己付出的感情太多太多了。赡养老人也就罢了，那是责任，这个坚强的女人带着自己的孩子，还要带着有着深度肺结核的弟弟，有着精神分裂的弟妹，加之程舒佳，三个都是累赘，累赘，这未免也太让人说不过去。但是那又能怎么样，又能怎么样呢，抛尸街头，还是把常年卧病在床的弟弟赶出去？

没有选择，没有恨。要恨也只能恨躺在床上的是自己的亲生弟弟，只能恨自己当初一时的心软默许了他的寄人篱下。

这就是爱，是身体里流淌着相似的血脉。

草草的埋葬。没有惊动太多的人。该去的人终究是去了。

半年后舒然和舒佳被接了回来。舒然的鼻梁上有淡淡的一道痕，天气不好的时候就会隐隐作痛。舒佳也不再追问着我妈妈哪里去了，幼年的记忆在一点一点地被奔涌而来的时间抹去。

偶尔，在百无聊赖的下午，舒佳会突然来一句：“我记得妈妈以前在呢。”

这个时候会有很多人告诉她：“妈妈出远门了，可能要很久，很久才能回来呢。”

“那要多久呢，多久？”

被问的人就不再讲话，只有她的奶奶慈爱地摸着她的头，许久，才说：“佳佳呀，你要乖哦，等你长大了呢，你妈妈就回来了。”

“那我要长多大呀？多大才算长大了呢？”

“像你姐姐那样大，你追上了你的姐姐，你就长大了。”

追上姐姐。只有大人才会知道，这只不过是一个善意的谎言。

无论是怎样的谎言，支撑了那么久，终究有一天会轰然倒塌。

4

令人不解的是，舒佳的爸爸在失去了妻子以后并没有太过于悲伤，他每天只是走出来晒晒太阳，和气的和舒然她们说话，不像从前那样张扬跋扈，对现实的不满也不再表现出来，也不再把气都撒在舒佳的身上。夏季温暖的阳光融化掉了他那么多阴晦的日子。

“其实他还是很可怜的”。舒然有的时候会偷偷地这样想。

常年积病在床，除了肺结核之外其他的器官已经渐渐萎缩退化。

程舒然有一次看到她的舅舅的一只胳膊和一条腿的半径只有三厘米那么粗，突兀出来的骨头让她迅速想到了骷髅。

“肌肉性萎缩”，有一次舒然的妈妈这样对她说。“而且你还小，不会懂得的。”

是的，她怎么会明白，完全不同的两只胳膊长在同一个身体上，让谁可以相信？而且妈妈从不许她迈入她舅舅的房间半步，舒然在自己的房间里常常听到绵绵不绝的干咳的声音，夹杂在无尽的谩骂之中。

他只能咒骂自己的女儿，不断地折磨只有三周岁的程舒佳，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减少他自己身体里的痛苦。他的好脾气维持了不到两个月，便变本加厉，更加肆无忌惮。

那时舒佳刚刚失去母亲不到一年，就被他当作丫环来使。

“程舒佳，你个小要饭的，给我那点纸来！”

“怎么这么慢，你没长腿吗？”

“程舒佳，怎么我那衣服还没给洗，你要死啊！”

“整天吃我的穿我的，让你干点活怎么了，还屈着你了！”

舒佳只是小，走路踉踉跄跄，小手伸在水里给自己的爸爸洗袜子，尚不懂得反抗，也无法反抗。没有选择。

同龄的孩子都还在爸爸的怀抱里安静地享受着亲情给予的爱。亲情带给了程舒佳什么，或者说，掠走了什么，谁不得而知。

那一年的秋天，程舒然上学了，六周岁，是那个班级里最小的孩子。而她的小表妹，程舒佳，依旧日日夜夜地守在卧病不起的爸爸身边，不再是她的小尾巴了。

曾经有那么一瞬间的窃喜，舒佳终于被她摆脱。然而更多的是她在学校里一群陌生人中，仿佛置身于大连那段时间的陌生与恐惧，她惧怕学校，惧怕人群。

这让舒然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有舒佳陪伴的岁月，在自己举手可以触摸到的地方，有一双柔软的、潮湿的小手。

幼年心底的恨在周围同龄不同龄小朋友的欢声笑语中一点点的淡去。舒然每天上学放学，接触到了更多的人，也知道了很多不曾知道的新鲜事。不再有恐惧，程舒然的生活一



下子丰富多彩起来。

5

终于有一天，舅舅还是和妈妈大吵了起来。这个自不量力的男人，从未觉得自己对别人的亏欠，相反，这么多年的白吃白住到最后落得个心安理得。怨恨妈妈当初是因为程舒然害死了自己的妻子。

他们吵得很凶，在嘴皮子上谁都不让着谁。程舒然从未见过妈妈那么气愤过，她摔了舅舅的房门，踢掉挂在墙上的挂钟，指着邈邈在床的弟弟：“你自己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难道你不照镜子吗，难道你不知道这些年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吗？”

“舒然那是你侄女，你给她买过什么，你尽到你一个舅舅的责任了吗，我自己的孩子比什么都重要，为了你们，你看看舒然鼻子上的疤了吗，再偏那么一点就打到眼睛上了！我自己的孩子就瞎了！这还不够吗，还要为你们牺牲多少才可以放过我们一家！”

她抓过门外小心站着的舒然，拖到他面前：“你给我看好了，这道疤，是你们欠她的，但是她不欠你什么，我们也不欠你什么！”

“我不欠你什么你记着，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出于你是